

黄河文丛

魂系疏勒河

沙金华◎著

黄河出版社

长篇小说

魂系疏勒河

沙金华 著

黄河出版社

责任编辑：卢建明 封面设计：赵晓艳 监制：葛春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系疏勒河 / 沙金华著. — 济南：黄河出版社，2009. 4

（黄河文丛 / 桑恒昌 赵庆军主编）

ISBN 978-7-5460-0054-1

I. 魂… II. 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6839号

书名：魂系疏勒河（黄河文丛）

作者：沙金华 著

出版：黄河出版社

发行：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21号 250002）

印刷：山东和平商务有限公司

规格：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350千字

版次：2009年4月第1版

印次：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书号：ISBN 978-7-5460-0054-1

定价：312.00元（共12册）



《魂系疏勒河》与尼采的哲学悲剧性色彩

我崇拜尼采，因为，美学对于尼采有着不同于平常的涵义。其美学不仅是关于艺术鉴赏的思想，更是种广义美学，所讨论的乃是艺术对于人生的意义。尼采曾这样表述：“……在他们看来，这样严肃地看待一个美学问题，也许是根本不成体统的，因为他们认为，艺术不过是一种娱乐的闲事，一种系于‘生命之严肃’的可有可无的闹铃。”

想想吧？尼采心目中伟大的艺术形式即是存在于古希腊的悲剧中。古希腊人由于承载了过量的痛苦与生命的重负，而采用艺术的形式来拯救内心的冲突和生活的苦难。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想到了悲壮的军垦战士，写出了《魂系疏勒河》。诚然，对尼采而言，艺术与生命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艺术是为生命服务的，而不是单纯的，肤浅的娱乐行为；反之，哲学赋予艺术更深刻的意义，使其本身得到升华。这是一种很复杂的哲学思想。他说：“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魂系疏勒河》过于悲壮、悲戚、沉重又厚重，狂妄又桀骜不驯，这正是我所追求的一种风格。解读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当艺术服务于生命时，它就具有了形而上学意义。生命充满了欲望和追求，欲望得不到满足或者缺乏时就产生了痛苦，即使所有的欲望都得到满足，随之而来的也是无尽的无聊。

尼采同样认为生命充满了苦痛与冲突，但与叔本华不同，在尼采那里，人可以依靠艺术的“谎言”掩盖生命的真相，凭借艺术来面对可怕的真理。

艺术在尼采心目中的地位也许甚至不亚于哲学，更确切地说，尼采把艺术与形而上学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美学与人生哲

学在他的思想中本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个人注定应当变成某种超个人的东西。”悲剧的思想方式告诉我们，即使生命中最短促和微小的部分，个人也能遇到神圣的东西以补偿其所遭遇的全部苦难。因此即使是死亡和时间给个体造成的焦虑也是可以克服的，尼采这样说：“人类未来的唯一希望和唯一担保就在于此，但愿悲剧的信念不要死去。倘若人类一旦完全丧失悲剧的信念，那么势必只有凄惨的恸哭响彻大地；反之，最令人愉快的安慰莫过于悲剧的思想在世界上复活人们获得了我们所具有的知识。”

但是，尼采反对悲观的浪漫主义，他欣赏敢于正视自己并与颓废作斗争者。海涅，歌德在尼采看来都是时代的孩子，即颓废的孩子，并因之而受难，但是他们与浪漫派的区别在于他们正视自己，清楚地看清自己并具有战胜疾病的力量和意志。而浪漫派闭上眼睛，对自身的颓废视而不见。

在我真正进入尼采的美学观之前，我有必要提及尼采和悲观主义者们的理解上不同点。尼采所宣告的虚无主义，不包含任何消极悲观主义色彩：你洞察生存的无常和无情却绝不放弃生存。幼稚的乐观主义盲目地信仰进化而彻底无知于“世界之痛”；消极虚无主义者（悲观主义者）在绝望中认识到这“世界之痛”，因此被吓垮，因此在梦和虚无（涅槃）中寻找逃避；但是那“悲剧的”人，那自我超越的虚无主义者认识到了这“世界之痛”而通过自我教育和自我创造而将自己发展成为超人。尽管生存之中充满苦难，尼采的悲剧理解成为一条通向他的“理想之人”的道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理想之人。

“超人”，不仅能够各种冲突之中忍受命运的残酷和恐怖，而且还能够克服自己身上的“人性——太人性”。

在尼采的自我批判中我们能够看见他对于罗曼蒂克和消极虚无主义（亦即，悲观主义）的批判，尼采提及了他自己早期在针对罗曼蒂克和叔本华时不够果敢，因此《悲剧的诞生》中的狄欧奈苏斯式的认识被黯淡化了。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及了由西伦



之口所转达的希腊的“民间智慧”：那最好的，从来不曾出生，不存在，什么也不是；第二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马上死去。“那最好的”是不可能了（既然我们已经出生）；而“那第二好的”则是佛教徒所追求的（佛教徒所追求的恰恰是最终和绝对的死亡——涅槃）。这正是叔本华从佛教中得到的启发。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是弱者的悲观主义；而尼采的悲观主义则是力量的悲观主义（强力唯意志主义），在之中包含了力量的盈余：不因那痛苦的而放弃生命，相反，将之转化为快乐，——通过克服命运中的（残酷和恐怖来肯定生命）。

《魂系疏勒河》的中心思想就在这里。它表述的是：军垦战士为了祖国的建设事业，不怕困难、不畏牺牲、艰苦奋斗，以及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那种伟大的乐观主义精神！它具有较强的悲剧性色彩和尼采的哲学思想。

作者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夜

《魂系疏勒河》与尼采的哲学悲剧性色彩

序 言

疏勒河，——我第二故乡的母亲河，——是坐落在塞外戈壁的祁连山雪峰用乳汁养育的她。

多少年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每当我想起她，就昼不能食，夜不能寝，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精神病人般的意识恍惚，坐卧不宁。哦！上帝，耶稣，你要折磨我多少年？十年？二十年？一生……我不敢想象，似乎凭借着回想的折光，才能看清她的真面目。——她是用自己那暗红色的血液抚育了我的第二位母亲；我的生命；我的灵魂！

三十年转瞬即逝；

三十年岁月漫长。

多少个日日夜夜？每当我站在故乡的海河畔，便情不自禁地与她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就热泪盈眶，身子筛糠般地抖动，疯子似地自言自语。旁人笑我：“又多了个精神病！照这样死法，疯人院就盛不下了，不过，活着的人倒是有好日子过了，最好男女死的平均点儿……”

我说：“去吧，你们懂什么？谁能有我这种感受？”

一位小姑娘拉着我的衣角，“叔叔！您想开点，不能往下跳，生命宝贵……”

她父亲说：“你管个屁事！又不是你爸爸跳河！小孩子家，多嘴！”

我猛然醒悟，于是所有的衣服从身上剥落，我站在桥栏上跃起燕式入水，动作流畅，姿势优美，耳边流淌着美妙的风声。

人们喊：“救人啊——！有人跳水！快啊！好像是个疯子！自己活腻了！要给国家、人民节省粮食——！”

我却在水里竭尽全力地吼：“喊什么喊？你们才都是疯子啦！





神经病！快回家干自己的事去吧，留神挨老婆的骂……”

人们嬉笑而去。那小姑娘不时地回头张望，用胖胖的小手对着我指指点点。

当水上公安的巡逻艇快靠岸时，我已拎着衣服远去，身后只留下一串湿湿的鸭掌一样的脚印。在“母亲”的怀抱中，我尽善尽美地抒发了自己所有的情感；所有对兵团生活的怀恋。

多美。

多幸福。

那年我十六。

——多彩绚丽的年华。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六年至一千九百九十六年，时隔三十载，日月如水，岁月如梭。

我常沉思默想：对这些岁月的追忆为什么这样强烈？这令人灵魂破碎的追忆是否远比它的本身更凄美？更悲悯？抑或更有魅力？还是更有价值？以至于这种沉重而复杂的情感时刻背负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常面对家乡的海河，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的漩涡，寻索答案。偶尔有一夜，不知何故，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想着想着，头脑豁然开朗，思绪异常清晰起来，兵团生活像影片一样在我眼前逐一闪过，思绪像筛子般地把头脑中的杂质全部筛净，而留下的只是对岁月最美好的追忆——这美好的回忆告慰我：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把她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来度过；凡是过去的的生活，不管是悲悯的、凄美的、惨烈的、苦痛的、心酸的，不都是时光用绚烂的彩笔画出来的吗？因为，那毕竟是金子般的生活；是真实；是岁月；是历史火辣辣的印证；是我们有限的生命中承受的轻与重啊！

——在建设兵团生活的日子里，七团十一连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爱，也给我留下了最残忍的恨。在那片长满红柳的戈壁滩上，洒下过我的血汗，播种过我灵魂深处那爱与恨的种子，埋葬了无数个我那亲密战友未寒的傲骨，更留下了军垦战士们所特有

的极其顽强、无私无畏、不怕死的牺牲精神。

红柳滩，悲苍地荒芜了，但在那厚厚的盐碱层底下仍能清楚地听到军垦战士们心脏跳动的轰鸣声，如雷贯耳。在那蓝色的疏勒河水面上，漂浮着一层层战士们淡粉色的血和汗。祁连山——这个粗犷而又宽厚的“父亲”，用他那宽大结实的臂膀紧紧地搂住了儿女们的情怀。多少战士的白骨微笑着躺在了大戈壁那坚实的胸脯上？我经常胡思乱想：是否会有后人拄着他们坚硬的白骨踏着他们的骷髅继续向前？也许会的，也许多年之后……

……祁连山、塞外戈壁、蓝色的疏勒河、古老的烽火台、妖冶的红柳、秃了毛的野骆驼、棺材样的地窝子；那湛蓝湛蓝的天；白雪覆盖的山峰；那被夕阳染红的戈壁石；那随风飘来的一阵阵野骆驼花的清香与粉红艳丽的红柳花香味和晒干的骆驼粪的苦涩味混合在一起，使人痴迷、使人沉醉、让人流连、令人痴痴地忘情！

谁能不信呢？我敢说，每个在那里生活过的军垦战士都会一生保留着这种特有的感受。可我抱憾终身，没能将这一切留下真实的写照；没能！

哦！我那神秘的塞外戈壁，我心中那条蓝色的疏勒河，我多希望能将这些残酷而美好的生活重演如昨？——不可能。我终于明白了，我们失去了最美好的年华。但，他们的精神会永远依附在丝绸之路上空白云上随风荡漾；他们给后人留下了军垦战士所特有的顽强精神；留下了他们绿色灵魂的傲气；留下了他们面对死亡永远的讪笑！在我们的国度里，它起码感染过三代人，也许更多更多……

保尔·柯察金：如果你有在天之灵的话，应该感到欣慰，你的精神在军垦战士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至今谁也无法说得清，有多少军垦战士像你那样瘫痪在床；有多少军垦战士埋葬在异乡的土地上；每个军垦战士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残疾。他们把自己的青春慷慨地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大都干着社会上最基层的工作，住着最小最简陋的房屋，享受着社会上最



低的生活待遇。可，他们无怨无悔，仍乐观愉悦地生活，毫不抱怨，毫不颓丧，仍默默地，永远追求着他们自己心目中那梦幻般的幸福生活！

这就是军垦战士的品格，也是我用手中这支笨拙的笔写这部书的目的：将它谨此献给支援祖国边疆建设的军垦战士和你们的父母，子女，亲人们！



卷首诗

疏勒河

——我的父亲

湖南 陈伯钧 作

苍茫的塞外戈壁繁衍孕育的通天河啊
祁连山的乳汁养育了你
你的骄傲
生长在苦难岁月的胡须里
失落在河西走廊浩瀚的天穹
你那寸草不长的征途啊
荒凉凄冷，却浸染了
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厚重
拾得荒芜的生命
积淀了胡杨墨绿色的琼汁
我们优雅地在吉尔吉斯石像前
策划着拓荒的意境
在祁连山澎湃的流石与雪峰的
凄笑里，燃起篝火的炉膛
捶打着不毛的盐碱滩
流沙的死海与卑微的红柳
凌辱着西部的疯狂
骆驼刺、芨芨草、盐碱稞、马莲墩

点缀着沉寂的死海
拓荒兵团燃烧的胸腔啊
如炉火沸腾锻铁铸钢
我看到骆驼拉着大轱辘车径直奔来
上面分明坐的是你
围着通红的头巾
穿着嫁娘的衣裳
像一团燃烧的火
炙热飘逸、淳朴而情荡
无鳞的硕鱼
游弋在你鲜红的血液里
你惆怅的情愫使它们冻僵
就像你心中的琥珀晶莹剔透
你无畏坚强
沙鸥飞上你的眉宇
蜥蜴爬过你的发髻
土拨鼠在你的胸腔里筑巢
生命的铁砂
熔化了激情的洪流与荒蛮
干涸的河流、沙海、枯井
绝望地祈雨挣扎
哀嚎的狂风也干渴得无力奔忙呼啸
你苍凉厚重又多情的土地啊
却郁结着绝情的傲霜
你蓝色的河水啊
紧蹙着深邃的眉宇
无奈那沙尘肆虐的疯狂
在季风的干嚎中参差、蜿蜒
巍颤着残喘
可我，还是深情地爱着你





我无法忘记，在你的身旁
那些，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的日子
在你封冻的雪窟里
啃噬冻土豆的美妙味感
无法忘记，在那初恋的河滩
我吻着你古铜色苍凉的肌肤
望着那无助的红柳
孤零零守着夺命的枯井
疼痛、发烧、哀叹
饥渴而倔强的沙枣树
被风沙无情地欺凌、摧残，掩埋
谁听见它们最后的哀号
只有你
——我的父亲
无情的沙尘啊
迷蒙了太阳的辉光
遮掩了晚霞的谄媚
卷走了多情的春
屈辱了红柳的情怀
哪曾有一片白云
善意地送来荫凉
咆哮的风和着狼嚎
惊得冷月也颤抖
无奈的荒凉，将山地切割成
奇峰高峻的疏勒峡谷
河床裸露的戈壁石啊
古老的城墙、烽火台
记录你曾经的雄浑与富饶
你托起敦煌石窟千古壁画

走出西去的阳关
女神干涸的双眼饮泣着凄凉
为你的悲壮吹响裂肺的风笛
拉起一轮轮朝阳
目送你徜徉远方
疏勒河啊
——我的父亲
你那长满褶皱的臂膀
拄着美丽的云端沸腾、张扬
和那遗弃久远的悲怆
径直西去吧
西出阳关舞动的巨龙
你那粗壮的巨爪
撕裂了自己的胸膛
深深抠进桀骜不驯的骨肉里
那敦厚古老的峡谷
城墙、烽火台
挤压着我沉重而敬畏的心房
狼烟雕琢着古文明久远的祭奠
和永世的未来
啊，疏勒河
我多情又善良的母亲
为什么你蓝色温柔的河水里
流淌着粉色的血液
那是战士鲜红的生命琼浆
和你蓝色乳汁的掺合
它是你的骄傲、你的忧伤
更是你骇世的悲壮
英勇无畏的军垦战士啊
永远陪伴你西出阳关





为你泼尽了情爱
灌铸了墨绿色的血浆
在你粗犷的胸肌上
播种了无数的英魂
我们紧握手中的锄头
开出焦渴的灌渠
滋润你广袤的苍凉
耕耘着生的希望
我们一代一代地走来
又一代一代地离去
都留下了自己的魂魄
陪伴你
陪伴你
——永生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米兰·昆德拉

第一章

第一章

……“你？！”

“……”

海河畔。我们奇迹般地相遇了。

她看着我。

我望着她。

……就这样，四目相视，良久无语。

天阴沉沉灰蒙蒙的，空气沉闷粘稠，夏的酷暑迫不及待地提前来临了。暴雨在乌黑的天空中孕育着，冷静地窥视着慌张的大地。北安桥伟岸地恒亘在海河的两岸，箭一样穿过宽阔河道的腹部，将头探进那对岸的繁华都市；那墨蓝墨蓝的河水弯弯曲曲地蜿蜒爬行，宛如蠕动的巨蟒向远方的天边无限延伸，极目可眺的河水愈远变得愈来愈黑，更远处便和乌黑的天空紧紧地连在一起，像天空中倒流下来的一注浓浓的墨。

天空刮起了一阵旋风，乌云骤然被撕裂了一道道痛苦的口子，一块块残缺不全的乌云，变幻着各种古怪的形状翻滚着，肆虐着；河水焦急地涌动起来；人们慌慌张张地奔跑；汽车的轮子快速地滚动，尾部喷着酱紫色的气体，像一只只被人们紧紧追赶的甲壳虫。

我的头有些晕眩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看到的竟然是她！怎么可能呢？我的期盼，我的痛苦与追思，早就在自己那固执的意识里死去了；那心灰意冷的感知，那活着的绝望，那感情

被钢刀切割般的苦痛，折磨了我三十年！三十年啊？你是多么漫长？岁月啊？你又是怎样的无情？你的冷酷，你的固执，你的残忍，叫我一个无助的老军垦战士怎么能受得了啊……

“多少年了？”我用颤颤抖抖的声音陌生地问；那声音好像来自于很遥远很神秘的地方，像一只古时的铜鼓发出的声音那样悠久脆弱。

“……三十年，一天不少，一天不多。今天又是六月十三日。这个日子是多么的深刻？你真的竟然忘记了？怎么可能呢？真的叫我无法相信！”她优雅地挥了下自己那只白稚纤细的手，“整整三十年，岁月多么漫长，”她没露出丝毫的惊讶之感，进一步用深情的目光望着我，“又像是昨天我们刚刚分别，今儿又相遇。三十年思念的泪水还没干呢！你怎么就忘了？”

我知道，她是故作镇静；我也是故作镇静，这种痛苦的忍耐真是难为她了。她是善于控制自己感情的女子，她的毅力和忍耐是超常的，——这种毅力是在兵团时历练的。

“地球太小太小，三十年后的相遇真是莫大的讽刺，这对我们太残忍了！不如只是把无限的思念留给我们，那样更好受些，更美好些，那种断了念想的美好追忆真的是比金子还珍贵！还踏实！你看，人老了，时间不等人，这种情感波涛的冲击我们怎么能受得了啊！我的感情太脆弱了，血液已经冷到了冰点，就是架上柴火烧也热不起来了！”

她莫名其妙地看了我半天，两只眼睛斜视着我的额头，傲慢地撇撇嘴，做出了那种久违了的古怪的神情：“……这是上帝的安排。知道吗？你认识上帝吗？我们相识很久了，我感觉上帝是个可以信赖的老人家，”她平静地说，“——任何安排都应愉快地接受为佳。你要是失去了信仰，也可以依赖上帝，我可以给你当介绍人！”

“还是谢谢上帝吧！我已经把自己的灵魂交给马克思了！我可不能做那种一仆二主的卑鄙小人！嗯，这样吧，”我说，“人老了遇到多么兴奋的事，也高兴不起来了。谁知今生上帝还为我